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唐紀　昭宗下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典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䟽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旋別姦貞嘗親受韓建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弒殺者特特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為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得其道則昆虫草木無札瘥夭閼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況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
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爲易世之後末流之若
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
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因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
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理民立
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己尚不然人何足信
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
盟盤而無詞者暫

克用答仁恭有類壯弱移梁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有以
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心而肆其詈毀此所

以爲啓戱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鄰敵語于僚佐其語

大抵眞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爲人而不失所從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爲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爲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户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爲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啓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去豈斥逐諫諍之時歟既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手足不能舉履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車駕至長安欲藩鎭輯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

詔全忠不從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晟交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蔕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徇左右也昭宗以褊迫佻佼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專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先已奏用蘇文建今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寓以爲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旬日潞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爲戒恥效其所爲是也而待李罕

之則不爲無失邠寧既先奏除人涇州闕守在後又勤近
不與罕之巳自取之此子房躡足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
之時也幾會變矣坐喪境土由量不廣也蓋爲克用誅
全忠而不力言何也寓權與克用侔朝廷賜予鄰道賂遺與
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者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己也
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崔胤謀誅宦官摶恐其致
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不知之顧其勢
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摶
罪惡貶崖州司戶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摶爲相累
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促消
姦變之亟生已爲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摶雖以明達

有量稱其亦職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責處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曰天下無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

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討之鎔懼請和全忠給留而還成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為王鎔謀諧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愚也舍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鎮晉既通好勍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向背耳以強弱為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怨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述等會
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詰中書曰主上所爲如
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署狀等請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
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昭宗歸自華州怨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爲中外
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
亨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劓刖上下皆揜於陰爲所傷害
天下不來困莫甚焉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
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來
必不可捄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僕僕眛徐說之
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
之上累卵在頹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醉

也左右宦官素為仇敵伺釁日久乃以舉怒從之能無少

陽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志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為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邠岐憑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擁兵犯闕消散禁衛盡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駐華州也當有匡復望冕之功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為不智矣

上反正崔胤陸扆上言禍亂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

展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李繼晦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爲軍主也上謂胤展曰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位六卿之長於天下事無所不統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誅四大竪之功其本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儇淺怛中而不信人既與君子無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自免況危亂之日乎

全忠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赴之先哭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既而潛殺之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爲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人之效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雪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爲盜賊終爲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名位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最其事之美者涕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德之哭

袁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失者尚爾自餘何可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久得乎

崔胤請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調察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為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咎由祖宗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為人祖宗為其子孫長慮深計者宜以為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為戒者不讀史也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之遐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遂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雖或

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貞觀開元永徽求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轍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人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斬巨川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衆孰大焉全忠勤王宜正其名而討之則霸業美矣逼而奪之易以他鎮聽其誑語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奪其地而復畀旄鉞彼大憝之處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著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

王掌兵與殿後四軍利害斷理粲然類有修飾潤色之者今乃知李巨川所為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者誰歟悖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獨免小人之幸非常理也

克用聞幕府以聚眾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強不由眾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選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福近密多正人無譖謗則富強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庳見矣李克用所咨決者蓋寓而已李襲吉所陳適因問而發盡用其言於保河東何有蓋寓有失策者勸克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於貴近不從寓宜入覲力陳茂

貞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平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討伐勸本初董昭勸曹操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所在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為私橐以長安為公家使蒲陜連衡東寇不得西略非惟王室之奠居李氏之霸基安矣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執敵朴以鞭笞所向如志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謀不遠故歟

韋貽範以母喪罷相詔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偓草制偓上疏諭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至中書怒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君臣繾綣而茂貞以朋黨

自之他日朱全忠與趙崇斥爲輕薄之魁又怒裴樞斥爲
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真小人惜君子之名也與己同
則謂之忠信不與己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
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爲道孫志者
爲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
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逐利雖錙銖圭撮有决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
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僥倖
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
相爲汙己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
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朱全忠見上譖而逐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

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宰相人臣所願欲雖國瀕於亡未有辭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矣人誰不富貴免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

楊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荊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珽諫曰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汭不聽行未至鄂州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神福復大破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是

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為荆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戸十七至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甲十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埸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黽勉出師者宜使偏裨助為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狃於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既勝且貪向者勵精為治撫集彫殘之智雖然皆蔽貪之為害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汭末年民戸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寧國節度使田頵因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歙不獲行密左右求賂於頵頵怒遂有叛志

田頵求屬池歙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顏也然顏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憤爲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者少矣高冒取戒揭行密漁利覬覦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慾懲忿而陷於求忮之禍亦可爲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絶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利而爲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于是時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

而爲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絶也不然當愼諸其始寧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爲末流之難處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爲既去位又何既於心哉而忿憾奄竪必行克伐之志當其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黨武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竪疾茂貞耳不

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僞
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
始終必傾虧權亂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
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為公選賢而任故亂不生三王與子子不能
皆賢也於是亂生焉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不善
亂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敷求賢哲眾建諸侯以夾輔
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皆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
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

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淺力弱則多智多力
者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故傳賢之道不至
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
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赧有頓首請罪
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
之隕于車中也懷愍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
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粮也皇泰王
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
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
天歟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為
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淫于田獵侈于土

木酣于遊宴黷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
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
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
惟曰敬德桀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
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
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
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
其國可也
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
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
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
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不常其

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由主心不可為也當是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遠曹操昭宗少及於山陽公亦遠矣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方醉遽起走史太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為太子即位全忠聞變陽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友恭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姦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欲蓋其

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矣可蓋
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
時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為掩蓋之文乎以見良心不云
爾為利欲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三
入圖之日夕以冀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弒君之為惡是良
心也汲汲圖之為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為
全忠之流也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間而已可不
慎哉為全忠計昔既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改紀朝
政率天下方鎮以從順之道唐君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
鼎移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弒之
惡誅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太手刃昭宗猶成濟鄧危樂也
致之大戮亦足以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自

以爲討賊之事盡矣將誰欺欺天乎安恭臨死之誓其能免乎

昭宣帝　　唐紀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所不快者獨孤損等三十人盡殺之

討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柳璨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猶不啻十數自以爲討之得也曾未十旬已罹其禍故曰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之干戈日尋以人爲嬉以殺爲優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之彗殆爲是發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睒夫

豈天意歟柳璨殞身於前全忠覆宗於後幾瞬息之頃天
事常象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黽勉就列安能爲墜笏失儀之狀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毖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君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與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稱而

揚之哉

全忠急於纂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作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以禮孫而授彼以禮辭而受授者非有所逼懼受者非有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

爲有傳禪者哉曹孟德最爲難容不遠者九五六年間以
次而并然不及取以逮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禪歟正使全
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孰能盡
其劫脅篡盜之情而並諱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禮義
理是以封國殊禮爲義理之盡而服人心以人自以爲中
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並諱失之緩
則當如全忠之亟歟曰跖之徒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爲
盜一也全忠其臘傳東方者歟並諱柳粲其誦詩別頗者
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即日放桀武勝殷即日殺受
無疑情無諱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
先竊其柄繼戕其君務爲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
亦何異羊質而虎皮獲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邊有

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
賊所殺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九焉爲
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強臣
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
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
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美慕而行其淺者則文皇耳若
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
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
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爲古之稱有
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
韓建殺之朱温殺之其敢於蹈躪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

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推刃同氣使無倪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宗支五羅戕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勢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爲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瑕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耳又其下焉山石尾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乎夫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
大病哉

太祖　　後梁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
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
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
滅矣以博為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穴柸必以貌詭積而至於竊國
其矯飾蔽覆掩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人而盜竊四
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
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溫為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
初無諫止與其利也及見溫被袞冕稱皇帝則惕然驚駭

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温平生本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將受其富貴而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碭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温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參吏之罪勢必相及雖歸碭山安能免乎此可爲有識無斷臨㫁携貳痹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納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温乃興復唐室退居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宦官詔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

唐既亡矣克用猶守臣節執意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不信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鼎遷矣雖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爲爵自漢失之爵稱其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爲晉盡力以報恩存昌僭帝號故承業爲唐致死以明志奄豎尚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帝即位循以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亦惡之言於上曰循唐之鴟梟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勒令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

温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耻也循則誠然矣
移責循之心以觀己將何所處舍己鵙梟而謂人鵙梟循
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唐其奉牋進策非出己謀其
罪比之温翔猶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子守光
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囚其父自稱留後
遣使請命以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因爲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
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温弑君篡國必容己
也温既從其欲仍升之爲宰相夫以狡黠之資豈不知瀆
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
靡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

焉若朱温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

曰苗民淫爲劓刵椓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

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亞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瘡疾

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

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

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也或曰有罪而文

之可乎曰昔人㕥刑之議以爲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

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爲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

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爲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爲故常而

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謂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番裔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敵者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不相敵書梁晉之事以比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爲子寵遇如真皆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假子存顥說克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執克寧存顥流涕誅之存勗小

字亞子

莒人以外孫爲鄫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以侍妾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牒其昧於别生分類甚矣末流乃有養異姓爲假子寵遇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奪人養子何以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置其爲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虜或出於童僕雖亦旋踵殄滅然亦搶攘駭驚乎一時使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爲子是曾不爲身後之慮蓋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克有土宇若非李存勗謀泄則

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莒滅鄫垂訓之義遠矣以此防民不特朱武保字奐於白底士滅而徐溫郭威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子以與它人取妻私子立爲胤嗣者又斯爲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薨潞圍益急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溫所憚獨先王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公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

法宜書之而春秋以爵書譏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未
葬茲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譏其以墨衰
與會盟也晉襄絰禦秦師敗諸崤爲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
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
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
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感
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思君軍政之本亡矣何
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
二事而可爲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
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
置夾寨以防奔突遏救援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
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

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
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衆歸然後河東霸基
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負君子曰不識其以發服從哉
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大矣哉

張顥惡嚴可求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
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覓其詞皆忠壯曰公
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蔽焉一曰惑二曰
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舍故佛氏以了死
生爲一大事兀兀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疑而嚴可求非有
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由是觀之
爲死而學者皆蔽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此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也無寇戎之事乂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謗始皇之偶語漢武之蠱祝栢靈之黨錮高洋之慘刻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嘆瞻彼四方蹙蹙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末即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降帝

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為右金吾上將軍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詐計以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嘗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高矣遠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弒之賊未有善終者也至忠淫於子婦聽其譖愬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養能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爲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温請誅之温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

徐温相人國鍾泰章爲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忘功失賞而知過從温無自賢之行雖然較之温賢於泰章何也泰章晦默於先而稍失於後温忽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乃退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弑君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父奪位之罪也晉王亦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爲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寖盛以帝猜忌内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若去一邦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己終亦必亡而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爲水火者晉也岐蜀豈其疾哉況晉君方明兵練國治違梁而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國於岐又不足恃而殺身於蜀然則爲若初不叛梁之愈

哉

鄰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曰慎一

日日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望十年乎朱温

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

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

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

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

地而壽者非人身能制壽者之數也係其稟受之有脩與短

而已愼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

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

使壽者天天者壽然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妄耶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決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請為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不然違亡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國之道疎矣

梁兵營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入[illegible][illegible]王方

思之遂退保高邑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輕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役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斷乃能處大事晉王斷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己爲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

其心自許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爲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躬諂禮其爲狐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虞乎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爲僭竊晉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因以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遂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耻意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詐力信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或爲間諜所走或爲芻牧所擊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耎敢厲之智浸成昏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祗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爲帝王之法也

帝幸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去歲李思安供饋之闕貶柳州司户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尋流崖

州賜死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爲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溫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驩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事縉雲饕餮之醜直巨盜耳苟不揆其情而

槩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辦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蓨縣史建瑭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蓨之耕者

皆荷鋤奮梃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是故易地上有水爲比地中有水爲師夫地水相濟莫得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乎其在萃曰順以悅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咈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爲後我望其拯己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爲雄民無定主所見者掊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

爲村民奮鋌荷鋤以逐之苟其有事于省亞三粗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極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劒犯帝帝旋柱而走者三遂剌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儇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温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鬭變起走繞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温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曾栢劉劭楊廣安禄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忠聚麀不戒衛宣蔡固之禍巳不足以免身文

況兼弑逆之罪而暴其良其卒其詈友珪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汝亦猶栁璨自責爲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爲戒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乎

均王　後梁紀

友貞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歷年號復稱乾元三年

按朱温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祔廟十有一年而後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弑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暱棄勳舊自取顛墜獨能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

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弒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報仇雪恥之事理必當爲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爲荒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已宗傑才敏欲擇一立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旨言宗衍相最貴蜀主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畢炕稱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業略固非岐汴所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奚責焉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者避徼福之嫌歟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嫌亦何避哉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其禍也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恍不居使冊之地無羽翼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叅鴻鵠哉

天雄軍校張彦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彦而誅之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功斬張彦之舉尤爲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明君猶或難之魏爲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所憾一旦張彦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首而撫其餘雖敝孫昭子之殺豎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宇内爲賢

主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爲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況覆轍相尋者乎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而亡宗是也使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爲舜非必以重瞳子也此可以爲恃相貌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之效抑又章章使友貞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末世恃貧威詐謂可以存而以書史爲不足信之過也於友貞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王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出擊梁

軍梁軍乃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爲功莫重於受命之壇不以人勸存之爲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不耻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未節耳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爲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至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爲相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黨憂見譏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錢蒱博承業靳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先王顧託誓爲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曹夫人聞

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太夫人公爲吾痛飲以分其過承業竟不肯飲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稱唐官終其身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内侍之師法矣效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也有守四也盡義五也爲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興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屬以酒欲使分過然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之禄者愧之多矣使中常侍率此道烏有齋宫之刺故鄭之術投河之窮千百輩誅之酷哉

吳徐知誥爲淮南郡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

敎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
千錢者稅三十匹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
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爲甚於是
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謡善爲國者必貴粟帛
賤貨寶貴其所貴者謂之敦本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務
孰重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盛明之世不能使農
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爲國者
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剝平人以爲兵覈平人
以倖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胥吏得
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數
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傭調
之法爲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

李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若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哭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為死耶待之稍薄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

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然後可擊謀之既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恟恟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請兼

勝東襲蘇州温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温而已温非怠於攻戰假休息之美名也故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財者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夫失祖宗世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義之兵妝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耻義所當爲則一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妝求不義一槩蒙之不如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吳宣王重厚恭恪温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甚温[illegible][illegible]翻或以君當自取爲言温正色曰吾言者斬乃以

天命迎丹楊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敢者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為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剝奪成知誥之篡其愈幾希為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具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為他人積忠與智皆不足稱矣

蜀吳屢勸晉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

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鎮勸進不已者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業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爲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爲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戡多難然後稱帝之爲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僞霸大國周匝三垂存者戰克攻取之才固爲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

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違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名都便佞多詐處直欲以為嗣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賂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邀求為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為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王者一嚬一笑尚不苟發況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婿郁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為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毋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弒帥罪孰為大存勗旣為王鎔討賊於處直當加郵

焉今不赦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爲父戒天下之爲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之本存勗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都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衆而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之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遂大破契丹

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以戰之或用詭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因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刼奪之罪執都殺之以郁爲帥則軍政脩明人心聳服契丹雖强將不

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鎔何有見於靳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椄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後唐紀

莊宗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爲相二人無它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不濟也以爲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

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而褰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良輔則以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備守殷帝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勝遂破之時受命適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真猶丧家宰爲有功耳真盜賊之指迷歟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疏遠勳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

古願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
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以誇大之以爲非天下偉
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鬭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
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
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
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
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
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
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
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爲名耳其本根血
脉非出於惻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

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爲奇或於奇正之形貿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爲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大舉帝深以爲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垂亡之勢也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宦者之譖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欲不喪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之能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召諸將會議或曰請與梁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

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才無足
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
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遂濟河
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
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天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
懷衛曹操之於兖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
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
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
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
宗崇韜決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者一何庚與漢唐之初其君臣

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爲虜之道雖曹操劉備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爲人所虜若夫事敗成禽者其人可知矣又安得爲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决於克梁故與妻子訣別而去嗚呼犄角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爲耶以遊民乎抑亦遊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豪傑之所爲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况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軟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忍之慮則過矣

梁王謂皇甫麟曰李氏世讎理難降首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遂弑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上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爲豈不君臣

交关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迹朱全忠恭蔑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既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為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列數其罪謨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颺之汙瀦其宮居夷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為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戮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遽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匡國節度使温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温韜發唐山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貰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澤有變渝非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温韜不賂伶官貨宦姬必不以既赦爲言也

高季興入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爲善禹

以不矜伐誧假故歟漢高大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
亭長爲天子見臨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今日始知孰與
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服楚還轅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
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
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
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
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又於不善如
丸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已矣九五尊
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
能濟若其道心又何芥蒂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敵發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圜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驕氣溢爲乘餘所覘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請之於後嚴可求張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允所料度其態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故尚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仁者日深省於身凡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弊饌菲則不以出諸房闥何爲而爾也求其所以爾者治而絶之則不矜不伐不講假之德可成簞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此但以

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爲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祗命之不暇復何爲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中宮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爲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郊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别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爲詞說

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
非爲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爲常此固明
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倖求多所推
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宦官誘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
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螻蟻上欲立劉夫人爲皇后而
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内
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
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
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爲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
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

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旋向也力求赴
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為持祿迷邦之戒哉
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入汴匝謁見帝甚喜匝曰
臣所以生全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願就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
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
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為我屈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為發陵賊而
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
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
克之久則公心大著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由國之天

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利甲堅勇將精之湯池可階鐵障可摧強國可平元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險封疆之界懸其恣肆起復惟欲所嚮而無如之何故曰最威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勇將之勇鼓之以氣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為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蜀主以張格為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魯柔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相狀殺之許寂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取禍之道也

侵辱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報然為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怨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色之犯爲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顔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再相責以禮義黜而遂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會素罪足以死避復讎之名貸而不治祗所以爲不直惟不愧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而微爲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逆數而盡合或占來而必應是則躔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莫不以爲大變在禮則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所致也在傳則

日國無政不用善所感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度盡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乃晻暗虧傷宇内修德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葉已後人君鮮有敬天之諭者至於五季固已日數見濛暈星孛彌而莊宗尤且荒于遊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貨寶不親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官爲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莫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哉

自春夏大旱至五六月甲午雨凡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恕通長曆實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爲小誤司馬氏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縑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捂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白月或差覆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奢大藩而不爲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顧忠之志而憸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欲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爲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謗口又況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崇韜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竟死遠近冤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自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焉太后靈駕將發以道濘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夫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濘橋絕有非人力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舛逆可

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曰橋道不修其實則緣伶官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爲伶官譖毀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足爲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傷不禽二毛爲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韜從襲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從襲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爲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古之貪土闢地者取其重器猶且不可況意在賄賂乎崇韜仗鉞專征爲蜀除害苟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

不作奏凱亟還詭詞何自而入乃會于貲會說于羣從父子豈須不虞元帥之疾已不復偏裨之側目未防奄寺之讒口不監鄧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既貪崇韜無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戕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以是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倨延嗣怨從襲因譖崇韜欲爲變且曰大王寄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后后泣訴於帝帝疑之會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

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爲其讒媢貪黷以亂政乎惡李嗣源

勸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何異宦官之增嬪御也賡受藩鎮餽賂則何異宦官之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然則以崇韜所爲雖盡誅宦官何救於亂亡况繼岌雖爲帝子未正儲位乃遽以它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户庭之戒啓耳屬于垣之禍爲己爲人兩俱失之張瀚未能取楊復恭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圖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爲朕誅之知祥白不宜有此俟至察其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意在蜀貨信讒口耳知祥若力爲辨解又盡誠以告崇韜使早班師自歸于帝庶使上

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爲則窺見間隙有爽亂
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短矣
帝從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力請殺之帝不許
乃自爲教與繼岌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岌不可從襲等巧陳
利害繼岌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圜以户部尚書李愚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岌軍機崇韜
之死所宜諫止而叛無傳焉意者崇韜權勢隆重不通衆
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敗雖然此小忿也親王
總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盟忍抑小忿力
勸繼岌勿行范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揺動士卒說崇韜斬
從襲下令班師則參軍機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爲讒言所誣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

勲業震主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
可避委之於命耳

朱守殷自蒼頭奴至藩漢馬步使有德勝敗衂之罪不治
帝恩厚矣銜命出頭乃輸款國嫌二心巳著嗣源宜以其
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伏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
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爲如何若曰心不負
天地禍福委諸命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
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謀作亂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
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
人得罪從謙數饗將士言其冤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既
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

日主上以王温之故欲侯鄴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傅說戒高宗以啓寵納侮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旣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聽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讒浪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厭惡之心則不召其怨嚴正則不召其不孫非莊宗少所傅習貴而不革

早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離叛也當其時爲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耶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歟其與亂同事歟考其所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刼大將李嗣源爲主車駕東征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鄴從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殂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焚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養

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禽矣既違張承業忠諫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任重大者負荷為難鳥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絶臏而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既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而武皇平生不快末命所屬三怨為重莊宗每克一怨即復一矢于先王之廟既納三矢斡蠱咸畢以為天下無他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欹器滿則覆歟雖然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去苟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

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
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
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
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
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固賊臣於晉則殊勳神
在邪形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
興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
郭崇韜之冤其意則以反爲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齒是故本爲
保身適足自族曷若爲朱氏戮力效死之爲義哉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功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

繼岌爲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足責矣李從襲讒疾交間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韜死圜即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即將其衆而東且周身之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其柄得爲忠乎陰謀如此亡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天譴也李惠職事與圜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畋遊荒莊宗五子繼岌 不知所以
營大業與朱溫下同 掌國乃反 倘聞 然以
以從養人者也力 智欺人者 智力加人
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 謀不困者也
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 未有不安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也 矣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墟土之忠已有土宇之報
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無紀
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縱恣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
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十餘主未

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尊國脩求後世莫及斯可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顧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興平京兆留守張籛斷咸陽之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使籛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籛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爲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李從龔莫能可否者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宗韜既聞絳霄大變宜整比六師遵道赴難豈張籛斷橋所能遏乎以彼之才欲使東行亡而源茫於行陳之敵也以司馬氏考實雖載張繼岌軍循水浮渡至南爲李

哦丨位

建國號更部

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吾曹豈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爲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柩前即位前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卑矣國亡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

有司劾奏大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畱同勸進懷忠徇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爲大任是責者

非安重誨乎任圜登賢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死無乃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人賢士欲以自安天其許之哉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真不徇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奄寺之害則不能損宦官非無意聲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爲民病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冗員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民則不能除一稅省耗非戒横斂斥私帑調度儉約則不能抑

守牧進奉此聖主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爲賢哉且非獨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以備應對二人皆翰林學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淆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石勒徐溫使人讀書聽訟决獄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所行政事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質之美也由是觀之

有其質不輔以學尚能為善使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詎
問該淹詩論辯給而不肯為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書為
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端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
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
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為不然非特讀書無益儒亦奚
物那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
不稱在其為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
子為未忠未孝曰雖聖人去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
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者不可
也焉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
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有小大將

身發志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
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為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
而惴惴焉以避諱為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緦養
其一指而失肩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自
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認一名不連稱者無所避是暗與
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
無置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益可尚矣是以表而出
之

發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諡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其民甚則身弒國
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昏荒厲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日與優伶戲頗受其批而不恥奚得謂之莊使聲與實

豈非當時儒學之臣之罪乎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錢貧者但受敕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襃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執政議以為朝廷命官何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一中程尚不當靳於告身之費何況匪攽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鸇豢食廪粟甚則發捐帑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恩施漏及幽壤乃會計數尺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貿易之道也豈非國蓄平救斯失者劉岳發其端執政盡其說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為後法矣

吳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因請奪一月俸由是

中外肅然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孚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替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爲類乎有闇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任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屬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爲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弑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勒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

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所部之衆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享其籠包之實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

孫晟勸之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命左右斬己乘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没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二也莊宗旣弑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受其歸藩之欵旣又納其促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矣帝欲幸汴兆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羣議者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可紀不爲其矣狄卒伍不足語也旣當名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合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明宗即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稅省耗止絶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何况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又償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鎭處之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帝屢言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是非而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華溫琪爲藩鎭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覲請留賢委專士者遠矣明宗欲與重鎭良未爲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己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己而不論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府縣承迎峻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奴處分若斜封墨制紛然並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閉者也至於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爲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爲後人之龜鑑耳

吳攻楚爲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云然

異哉德勳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它人畫計苟不願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盍以啓告使有所處俾不至於亂乎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爲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絶契丹之援堅壘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畢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吳徐知誥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爲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周廷望爲徐知詢深計當彌其違咎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爲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語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語之得失始決讒人爲惡可不畏哉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爲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爲狩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

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荅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舊專威福讒疾交至而臣主俱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既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仁其不能自保必矣

安重誨以久專大權中外惡之懼夫解機務願賜一鎭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延光勸上留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蔕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爲仇敵況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

去而保終𣎴各有所懐而以虚文飾貌相覆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爲朝廷計道爲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以外鎮之爲全也范延光在唐爲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攙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爲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既行譖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馭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舟而失其柁必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而不進責歸乎運籌折衝之人矣奚必身親其事然後能濟使四征不庭功皆未集安得如許大臣往督之哉故知

宰相之職分者不以親行爲是而以坐論爲勝歟則召穆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夕命召公平淮夷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言宰相不得久在外也討蜀之役當後唐急務哉若武信身受顧託國政在己裴度則被傷拜相專爲討賊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敢監于房琯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疎方請出總師棣其迹類忠其識則愚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帝遣翟光鄴詣河中察重誨光鄴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吳越爲罪又戮其二子

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係勵之者何如爾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疏

況於君臣崇韜貪黷重誨慢其失禮於君多矣載之兩公重誨爲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殺皇子從璨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遏王建立廢符習昇胡福皆以私忌而非公論也恃舊怙權取勝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之耳夫一貪一慢尚不能免苟或兼之其禍必有甚焉梁冀竇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賞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著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纘所聞而成之故並比章指

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者，出於孔氏弟子緣以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亦得冒名襍撰。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孝經亦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蓋罷之是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所謂經，無其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二，與四經為六；與并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與廢仲尼親纂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其是六經名實於亂，奚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固宜

五聲之君莫狀之人而知所先發哥不謂貫聚雖然今國家學以來本行所以一文奏奏斯識使人不迷於所習者矣故之可也譬曰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敎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刻焉何患於不給國家經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軍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節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大旱者三年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反歸怨於羣神以無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年身隕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蟊賊傷稼皆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蔑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優詔獎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則少緩云耳設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燮理之職可廢矣三辰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必書矣蟊賊傷稼不足懼則災火之異螽螟之生焉所介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運數未即為民害也故雖所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

信以爲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善而言中其實雖不足以盡之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然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盛甚己復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觧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旣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爲問益智思而於立子傳世之大節憒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

無功不足以啓沃故耶致使其君身肉未冷而國家傾覆
不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聞宮中哭意帝已殂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
不得為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贇等曰吾今日決
入公輩處事宜詳尤禍福在頃刻耳贇奏之帝怒命李從
珂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既七十而諱言儲嗣是
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
子之為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長居東宮是不欲承
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傳繼宰相處人父子之
間尚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
明宗設甲父子相殘一日而斃焉用彼相乎

帝祖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贓蠹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年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者蓋有司之事也自秦

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案故其作五代史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自謂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愚竊以其言過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傅會失於未流若仲尼之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後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而必書書之而不道其所以然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其垂訓之大指也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石退鷁宋襄被辱而不以君臣鸜鵒鸜鵒來巢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縣以為占步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為虛文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其徐州諸鎮人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欲待嗣君宋齊丘
以為然一日知誥臨鏡歎曰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微以
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
疎之

純乎小人其為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為義也豈
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為義為不義有不力者矣昔彧劉
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幾會之際為人所先豈
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耳以柳璨蔣玄暉之凶惡猶不
敢於朱溫九錫之事況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
敢之甚則為鄧愷樂成濟史大諸人矣敢於敢則為蕭昭
魏舒欲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也使
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他日何為請幽讓皇晚節又謀篡

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者不肯署表非真能守義也
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羨邪之情實也

閔帝宋王從厚通鑑無紀附于潞王元年 後唐紀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贇忌之潞王移鎮
鄴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顛覆社稷今入朝以討之潞王至
陝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聞之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
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
人盧導曰宜速草勸進文書導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
導曰天子在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見責何辭
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乃任
人所問屋廬子食色與禮孰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宋

馮贇聞潞王鳳翔之師西來聞帝輕騎出走道塗爲相一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不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逐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棄之猶弁髦耳棲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李愚所謂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聞盧導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瀛王冀顏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終兄臂而得食摟鄰女而得妻不以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後唐紀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金帛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爲率無問士庶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行因以厚利啗之又掊克京師戕伐根本是於五難之中重無變徵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百有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筭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潞王纔入洛剝民酬兵將誰與處雖欲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爲人所覓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饜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

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為儲副然明宗社稷眞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之股肱朝無楨幹年在沖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志不事潞王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誅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為甚迹四人反覆交鬭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弑君之罪亦少懲姦賊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

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皆稱姚顗盧文紀崔居

廢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顗遂拜文紀爲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爲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馮道李愚劉昫之不足恃耶盍博訪而數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覩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爲首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鉤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

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詐

訴尖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諭乃

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

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

政陽為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

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

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

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吳將柴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

靈何功之有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功而自

高則成者毀矣柴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不矜其

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吳越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稍手浮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爲細事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古人所當尚友也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墜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爲之臣求之十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貨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

苟得無恥者固奴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劉敬之行無
賴之名辱之大者覩而不諫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呂琦
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爲矣帝
然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
變詬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含容之度酗言輕發猜
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反李崧呂琦欲
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
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
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以慈儉愛民克
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糾契丹夷狄耶雖然此

常理也潞王乃奪國弑君之人也雖以善為之猶不克濟況內失民心外結潞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違崧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計若悞事而實是崧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崧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屈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桑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

閔帝苟以閔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顧而尊奉許王於是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矣奚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丙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舉措雖不足責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下主不惟己當以禮義自力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其土壤以公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王分兵送之契丹王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議竟不决贊華者契丹王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

北諸州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立趙德鈞況聞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轅而北夕不待旦矣潞王既無斷執政又不贊決因天亡之先褫其魄乎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卷第二十八